



你妈妈被非法秘密判刑 连看她一眼的权利也被剥夺了

女儿：

你好！爸爸很久没有与你联系了，不知你近况如何？甚念。

自你妈因炼法轮功于去年9月26日被抓以来，已有七个月了，在这段日子里，爸爸是坐卧不安、彻夜难眠，受尽了精神上的折磨。爸爸虽经历过二十四年的部队锻炼，但也经不起这种老来失妻的打击，因为这种打击不是正常的，而是人为造成的。你知道爸爸本也不相信法轮功，但自从那次在外地和你妈一起在半夜里遭遇到的车祸（你妈从大卡车的挡风玻璃处甩出去几十米远，而且是甩到马路对面，当场昏了过去，但只有些皮外伤，没吃一口药就自然而然的好了。而我也只是撞昏过去一会儿就醒了。）我就有些相信了你妈的话。再说你妈以前的一身病痛到医院怎么看都没好，炼了法轮功后不久就彻底好了。真是神了。因此，爸爸也不得不承认法轮功确有治病、修身的功效了。

炼功健身，从古至今比比皆是。可如今，由于某些当权者的妒忌，把一个好端端的群众健身运动给扼杀了。我虽不炼此功，但我认为：炼功健身是人身自由，信者为，不信者不为。而我所接触到的那些炼法轮功的人大都上了年纪，而有些确实是炼法轮功后才把病给治好的，所以他们非常信法轮功，而且他们都是好人、是善良的人。你妈和那些人一样炼功修身，只做好事，不做坏事。当权者怎么可以这样忍心对他们施淫威、搞打压，我真想不通。

在等待的漫长日子里，看不到你妈，也没你妈的任何消息，我等啊等，度日如年，夜思日盼，终于在4月2日盼来了一个电话，是一个女人打来的，她说：“你是某某某的爱人吗？”我说：“是，你是谁？”她说：“我是她的律师。”我问她：“你是她聘请的吗？”她说她是法院指派的。接着她说：“今天上午9点要对她一审开庭了，你能不能来参加？”（她打来时已经8:45分左右了）。我说怎么已经快开庭了你才通知我，她说她昨天忘了。我说我现在赶过来要一个小时左右。她说：“你赶来已经来不及了，不过这次不来没关系，等下次宣判时

我再通知你。”我一听就说：“你们不是在开玩笑吧？你们这样做也太不负责任了，这样的大事竟然就这么轻描淡写地就带过了，你们把公民的权利也太不当回事了吧！”她听我这么讲就说，“你不要发火嘛”。接着就把电话给挂断了。这简直把我给气坏了。连话也不给我说完，执法机关竟然有这样的律师，真不可思议。执法机关不讲法律程序，肆意执法，滥用执法权，随意剥夺公民应有的权利。但我也无可奈何，只有生闷气的份。只有耐心等待下一个电话或通知。但直至今日也没有你妈任何的书面消息。

四月十一日有三名警察来到我家，一名是派出所的，另二名是公安分局的，说是专门来看望我的。其中有一名警察称他姓陈，是公安分局的，他问我你妈的情况。我说我没有她任何的信息，也无法见到她。他说：“怎么会这样，你没有接到她的判决通知书吗？”我说我还在等她的律师给我审判的通知呢。于是我把上次电话的事跟他们说了一遍。他们听了感到有点意外，他们说：“这样的大事怎么会忘了通知呢？”并说：“你不要等了，抽个时间去看看她吧，据我了解她已经判了三年了。”我听了这话更感到惊奇，因我从来就没收到过任何通知啊！但又不得不相信，因为消息的来源可是警察那里，他们应该不会瞎说吧！当时我就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，那个女律师到底有没有责任感，对不对得起她的职业道德？警察接着说：“判决结果应该通知家属的呀，难道我们了解的情况不实？”于是姓陈的警察说：“这样吧，我抽个时间到公安分局去了解一下，确定后，我再打电话告诉你。”

四月十四日，陈警察来电说：“经我了解，某某某确实被判了三年。”听到这一消息我感到很愤怒，公安分局怎么可以这样肆意践踏法律，目无王法，这样做和私自判刑有什么两样？这样做损害了执法的真实性，人民丧失了对执法机关的信任，也就是剥夺了作为公民应有的权利。你妈妈不是孤独一人，她有丈夫、有子女。而她的丈夫和孩子在她被审判时连看她一眼的权利也给剥夺了，连审判的结果也是别人转告的，而不是我们亲自听到的。后来我在电话里对陈警察说：“我七、八岁时（那时是国民党统治的年代），有人告发我爸爸是新四军的地下联络员，他被捕了，在开庭审判我爸爸时，当时的执法机关还是提前三天通知我妈妈到庭的，而现在执法机关的执法难道还……”说到这里陈警察也笑起来了。我说你不要笑，我没有别的意思，只是想请你给我作证，我对执法机关的执法很怀疑，也很心寒。

女儿，你妈的事已经这样，可我又能向谁去喊冤叫屈呢？气候寒冷，冷得我浑身发抖，但再怎么冷也比不上我的心冷。只有与你谈谈你妈的事才感到稍微暖和些。你妈是个善良、心慈的老人，不知她在狱中怎么样了？但不要紧，俗话说好人有好报，相信你妈会自己照顾自己的，你也不必太为你妈担心。自己一人在外也多注意保重身体，好了，晚了，我也要睡了，就谈在这里吧！再见！

祝一切顺利、万事如意。

爸爸



窄窄的铁门和宽宽的太平洋

文/张霜颖



我与爸爸妈妈隔着太平洋，隔海相望的日子，太平洋只是一颗眼泪，有分别却没有离愁。海鸥天天捎着风信子的花香，倚在老房子的窗前，诉说着我的心情故事。

偶尔，爸爸会抬头望望白云，上面有几缕涂抹，那是我的家书，妈妈会停下来嗅嗅花香，有几份熟悉，那是我从没有迟到的问候。

潮涨潮回，日出日落，太平洋那么宽，她连接了黑夜与白天，她连接了西方与东方，然而宽宽的太平洋，却隔不断我们的心，我们彼此的思念，日日相聚。再远的距离，也不过是一张机票，一个电话，一张生日卡。分别的日子越久，见面的日子越近，在我们彼此的思念中，太平洋只是一个忠实的观众。

然而夏夜的一个傍晚，黑云压城，太平洋波浪冲天，海鸥再也飞不过天堑，我的心遗失在临海的悬崖，不想回来。日夜寻觅的眼光，在黑夜与暴雨中，遥望着家乡的方向。然而再也没有了去时的路，也找不到挂念的人。泪雨纷飞，纷飞的思念，落进了深深的太平洋。

在海的那一面，那一块古老的土地上，一切的变化发生的那么快，一夜之间，爸爸妈妈被铁门挡到了世界的另一面。

那是监狱的铁门，窄窄的铁门，却宽过了太平洋。

我从此看不到，听不到，盼不到我深爱的双亲。

爸爸是一位物理教授，却通晓琴棋书画，他天性豁达善良，别人的困难总是他自家的事，像极了“射雕英雄传”中的郭靖，是我心中的大侠，妈妈独爱吟诗赋词，性情豪爽，一双巧手变换无数腐朽为神奇，是我心目中的才女，爸爸妈妈就像是一对神仙眷属，早已年过半百却依然享有童真的快乐和成熟的悠然。在这个无比宽松温馨的环境中长大的我和他们似朋友多过儿女。正如一首歌中唱的，我们快乐着彼此的快乐。即使八年前我来到了纽约，我们一家仍然是天涯如咫尺。

不久，爸爸妈妈接触到了法轮功，他们惊讶于修炼的博大精深，做人的目的就是返本归真，他们更加向往遵循真善忍的人生，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，爸爸妈妈在人生路上再一次携手，决心永远修下去。我一度诧异于他们的转变，一边也悄悄研究起法轮功，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，原来是如此美好的功法，不但祛病健身，还可以净化心灵，不知不觉中，一个人从里到外都变得美丽年轻！我们的心又一次越过了宽宽的太平洋，溶在了一起。

那段短暂的日子是我们生命长河中美丽的回忆，爸爸妈妈的身体得到了极大的改善，照片上他们年轻了，也更加爱笑了，他们的心向所有的人敞开，竭尽所能的帮助着认识与不认识的人，爸爸妈妈学会了用更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，所以他们的朋友越来越多，我们的家庭也越来越大了，太平洋上空充满了我们的欢声笑语，每一次电话中的快乐都让我感觉再一次回到了爸爸妈妈的怀抱，再也没有因为宽宽的太平洋造成的

任何距离。如果还有，太多朋友的关心和爱早已填满了所有的缝隙。我们快乐着每一个人的快乐，幸福着每一个人的幸福。

然而美好的日子总是太短暂，1999年7月对法轮功的镇压开始了，我几乎是立刻就失去了爸爸妈妈的消息。无数个日日夜夜的心急如焚，太平洋蓦地高如天堑，电话被卡断，信件无法到达，只有在那时，我才发觉，原来我们是在两个世界里，那块古老的土地，我们共同热爱的家乡，离我那么远，那么远。

后来辗转得知，爸爸妈妈被抄家，被拘留数月，被强化洗脑，而后一直被监视居住，24个小时不得自由。一生善良正直的父母想不通，真善忍怎么可能是错的，做好人怎么可能是错的，由于修炼法轮功的身心受益，滴水之恩，当涌泉相报，他们不愿意违背自己的良心作任何事，他们更不愿意去造谣诬陷以换取自己的自由，因此，他们的处境越来越艰难。在2000年秋天，万般无奈中，他们离家出走，流离失所，2001年1月1日被捕，4月双双被秘密判刑3年。

苦苦地等待，我终于得到了爸爸妈妈的消息，没想到却是他们身陷囹圄，铁窗度日，从此我与爸爸妈妈天各一方。

长期的身心折磨，严重的损害了他们的健康，长达十几个小时的重体力劳动与强化洗脑天天重复上演，是要洗去父母对返本归真的追求吗？还是要摧毁人们心中对正信的向往？为什么一句真话会有人这么仇恨？

多少次午夜梦回，我回到了从前，所有的一切都没有变化，多少次夜深到天明，我对月儿说话，想象着爸爸妈妈能够听到，我载不动的思念飞过了太平洋，却飞不过窄窄的铁门，只有一颗心，随着海水起伏。月亮圆了又缺，缺了又圆，我们家却再也盼不到团圆。春花秋月，夏荷冬雪，所有的美丽都失去了它本来的颜色。不知道在什么时候，我就会想起他们，他们现在在做什么？衣服穿的够不够？脸上的笑容有没有多一点？梦中有没有梦到我的思念？然而我却从来没有怀疑过他们的选择，作为一个高贵的人，在人生心灵的十字路口上，爸爸妈妈用自己的行动告诉了我，人要为自己的生命负责。真理的光辉，什么都遮挡不住，即使是黑黑的牢房和深深的铁门。

爸爸妈妈，你们听到了吗？我们的心，有着生生世世的缘分做结，无论什么也割不断，不论冬季的冷风多么刺骨，黑夜多么漫长，我相信，越来越多的朋友会和我一起，叫醒更多报春的喜鹊，牵起春风，唤醒沉睡的大地。也许，那一瞬间会来的那么快，那么快，刹那间，世界就变了模样。

朋友们，有什么比善良更需要呵护，听从你心中的渴望，和我一起，去敲春天的门吧。

爸爸：张兴武 被非法关押于山东济南刘长山劳教所 三大队
妈妈：刘品杰 被非法关押于山东济南女子劳教所 一大队